

塞萨尔·艾拉:先锋或雅俗之间的狂想

□俞耕耘

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Cesar Aira, 1949-)的创作代表了拉美文学新世纪以来的新气象。以往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多离不开一种历史主义的纵深,对政治现实的隐晦表述。似乎那种沉重的怪诞,只会在那片幽暗有魔力的地域生长。艾拉特立独行,走向轻盈、通俗与玄想的另一可能。我将其概括为“脱实向虚”的转向。他所写几乎全是短故事、小中篇,这些作品趣味多变,风格杂糅,奇幻莫测,但有种气质是独特的——一位怪杰的谐与邪。前者对应虚无时刻的捉弄反讽,后者则类于B级片的通俗口味,暗含怪异。

如何将各种类型故事、都市传说,改造成格调超然的纯文学,是艾拉的天赋。事实上,这些题材提供了离奇荒诞、偏离日常的陌生体验。我并不认同艾拉接续博尔赫斯等前辈作家风格嫡传的说法。某种程度上看,他反而拆解了博尔赫斯作家的书斋(抑或图书馆)。一个作家学习哪些作家,受何影响只是表象。事实上,这种影响还可能形成潜在的背反。《音乐大赋》是对知识生产的荒诞阐释,对高雅文化的强烈嘲弄。将晚餐的记忆场景,源于猜测理想;对普林格莱公共图书馆筹划成立的“瞎编”,更像闹剧。“为了解释我搞不懂的状况——我几乎什么都搞不懂——我总会编出各种故事和计谋。”

我们很容易忽略小说强烈的“反精英”内核。母亲通过艺术格调标示阶层意识,鄙视并规划他人。“我母亲,自豪地作为一连串精致音乐爱好者、歌咏者及悲剧作家的后裔”,对流行文化、风俗剧团嗤之以鼻。故事却将将书晚宴、剧院演出和马戏团侏儒安排在一个夜晚。音乐大脑是一团血块儿,包裹一对侏儒兄弟尸体,女侏儒生下了巨蛋。一本书精巧放在蛋的顶上,这个“奇妙图案最终成为市立图书馆创立的象征”。艾拉暗示所谓高雅文化符号,竟有如此恶俗不堪的渊源,简直称得上一种羞辱。

如果说博尔赫斯的想象力是在搭建知识迷宫、编织百科全书,艾拉则迷恋狂想,他更像即兴表演,流动随机才是核心,题材只是资源,任意赋形故事,自我成为幽灵,附体各式人物。《千滴油彩》同样是不存在的幻想,蒙娜丽莎的画作蒸发消失,成了千滴活生生的油彩逃逸而空。其中有一滴幻化定居日本,变成“油滴桑”,开了香烛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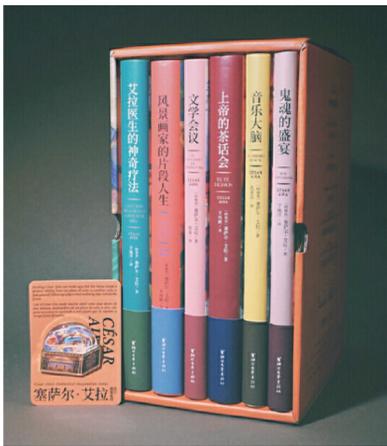
娶了两个艺伎。他错杀了忠诚的妻子,留下了偷情的另一个。“娶两个妻子的坏处在于,当戴上绿帽子的时候,需要先找到这顶绿帽是哪一位给自己戴的。”

我甚至认为,艾拉在追求一种自动化的故事生成机器。他最大限度挑战了叙事的因果关联、理性秩序和必然逻辑。我们永远无法预见故事的方向可能,这是毫无确定性的写作。犯罪、科幻、侦探、历险这些类型,通通被视为素材模型,都不重要。写作是吸纳样本的过程,生活的痕迹处理才是核心。如何调动读者情绪价值,借此探寻生活世界、时空存在和人类意义,需要作家形而上的思辨力。在我看来,他的作品呈现出某种反现实倾向,这种“反”既有超越现实的意图,又有通往现实的背面,探索镜面的反思维度。

我总结为文雅的疯狂,他精致、优雅地书写“胡言梦语”,与狂想相伴的是冷静深沉的哲学讨论。《上帝的茶话会》写人类的“被抛”,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上帝出于对人类的失望和无视,只邀请猴子庆祝生日。重复举办的茶话会变成宇宙的传统,是绝对性、同一性和连续性的象征。上帝永远是缺席的在场,无处不在,猴子是上帝的肉身承担。“上帝的人格化,偶然也好,自动也罢,推动了一个‘意志’,使这个‘意志’超越一切计算和预测。”艾拉轻描淡写地对神学系统、理念显现和唯意志论做了评点。这个故事是对所有完满封闭体系(最封闭的聚会)的质疑,因为微粒闯入茶话会就是意外,超出全知全能的上帝。

我们发现艾拉奇幻叙事的本质,在于想象变为经验要素,参与记忆,是现实的构成。“现实”仍然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记忆混杂幻觉,甚至日常生活也是这样。“梦游把它们从往日迷官般的藏身之所拽出来。”《艾拉医生的神奇疗法》意味作家的分身合体,患梦游症的医生艾拉靠意念疗法治病,与作家艾拉依赖写作对抗焦虑形成呼应。重要的是,故事对理性传统的深刻怀疑。“理性只是行为的一种方式罢了,仅此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权。”滥用理性就像一种把膏药全身涂抹的病症,理性主义者只是一个姿态。“他们以此谋生,但是真正的生活却不那么理性,或者说只是间歇地,不那么严格地理性着。”

艾拉医生其实遭遇了“脑中之脑”的陷阱,所谓“我思”也不可靠。作家重新界定了自己的现



“塞萨尔·艾拉奇幻想象系列”。【阿】塞萨尔·艾拉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

实——要学会从理性中抽离。“现实主义是对合理之物的偏离,理论指出一条笔直的道路,会生活的现实主义者走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从这个逻辑看,梦游者反而是天然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生活是一种半游离半专注、半退场半在场的行走。在这种交替中,他创造了一种连续性,即他的风格。”写作也形成周期性、连续性的生活控制技术。艾拉医生在咖啡馆才能写作的“强迫症”,如同作家本人真实自述。

《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融合历险游记,审视生活和创作、自然与历史之关联。这位阿根廷作家变换了主客位置,用一个伪装的德国画家传记生平,凝视作为异域的阿根廷。如何看待激情、冒险与不幸对艺术家的重塑?作为素材的人生,与作为风景的素材,形成微妙双关。地貌具有重复性,“各种片段总会照原样重生,而且几乎不会改变在整幅风景中的位置。”“在这重复和组合的游戏中,他甚至把自己隐藏起来,成为不可见的艺术化身。”艾拉暗示艺术家的生活即是艺术品。片段,意味艺术家主体意识的断裂、转向,是自我的永恒变更。“尽管鲁根达斯的一生



塞萨尔·艾拉

可能已经被一分为二,但绘画依然是他‘梦想的桥梁’。”

故事重新界定了“风景”——一种地球的容貌学,艺术的地理学,大自然的美学。“其中包括了气候、历史、习俗、经济、人种、动物、植被等等……一切要素的关键在于自然的成长。”显然,风景被赋予历史景观与民族志意义,小说用“青年达尔文”指代了画家。艾拉借此总结了小说美学——以视觉观察、整体化理解,将世界看作图像整合。本质上,他将原始自然与人类历史同构。“大自然被人类的社会性包裹起来,而他们之前的画作,但凡有些价值的,无非都是记录了这样的情景。”

鲁根达斯的两个梦想说明了这种意图,他想描绘一场地震,还想见证一次印第安人的突袭。两者都没有预兆,分别属于自然和社会中的极端事件。画家深入阿根廷腹地,被闪电击中三次,幸存下来,则是个体的极端体验。狂暴的自然,内心的激情,毁容之后依赖药物作画,将幻觉与艺术自然混合。画家认为艺术提供了“风格工具”,它可重新解释万物的来由(即历史),即使没有故事流传,艺术也能自发地重现。这种重构,甚至可以实现个体的转化。鸦片、偏头痛和画家的意识复苏相结合,就是独一无二的新风格。

艾拉善于利用病症,模拟身份和意识的突变,《我怎样成为修女》是《变形记》的另一变体,它从异类变形,换成性别置换。小男孩因中毒昏迷,醒来后变成女孩,它聚焦身体和精神中稳定与变异部分。这类关于主体性的探讨,在《毕加索》中得到了回应。故事抛出一个看似滥俗的问题:你是选择获得毕加索的画,还是选择变成毕加索?选择后者意味贪婪——成为毕加索就附

带拥有了他的画作,还有持续生产画作的的能力。这也意味为了“被造物”,主动放弃了主体性。史蒂文森很早就在《化身博士》里设想逃避自我,成为他人,最终无法重返掌控,其后果不可承受。

《塞西尔·泰勒》与《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一样关心艺术风格。“他的作品不仅是爵士乐,也可以是其他任何类型的音乐。他将音乐彻底分解成了原子,然后像二十世纪中催生幻想与梦魇的机器一样将这些粒子重新组合起来。”两篇小说本质如此相通,都在揭示可以分解、可以重组的片段元素的结合。“塞西尔·泰勒的故事也可以套用到那些寓言故事的模板里,里面所有的细节都可以随便替换,似乎‘环境’在这里并不是个必然条件。”

一个先锋艺术家超越时代,不被理解,始终碰壁的故事,当然哪个国度都有。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就是例证。但故事的意图不在于写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老套,而是质疑了艺术里认真与玩笑的界限。为何泰勒就被视为笑话,而艾拉的写作就会被视为先锋,并非胡写?答案在于,艺术家是否也乐于成为观众,是否培养了观众。观众并不是天然的,永远是适配的。不要忘记艾拉的阅读史,他看过无数类型电影、B级片,看了大量低俗小说。“一开始,我喜欢读儿童读物,连环画,动漫故事、历险记、海盗传奇都是我的最爱。后来,到了十四五岁,我发现了真正的文艺图书。”这从侧面说明,作家能够自由汇通雅俗界限,具有内在逻辑。正如没有看过无数烂片的人,并不懂得好片好在哪里。他深谙流行文化、通俗小说的各式元素,他的怪诞天赋才更为入接纳喜爱。

(作者系青年书评人)

■书讯

《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出版



《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收录约恩·福瑟自选的9部戏剧:《有人将至》《秋之梦》《我是风》《死亡变奏曲》《名字》《一个夏日》《吉他男》《暗影》《而我们永不分》。

约恩·福瑟(Jon Fosse)是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北欧地区最重要的在世作家之一,挪威国宝级作家、戏剧家、诗人,被誉为“新易卜生”“新品特”“21世纪的贝克特”。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一位用新挪威语写作的获奖者,也是当代欧美剧坛最负盛名、作品被搬演次数最多的在世剧作家。诺奖授奖词这样评价他的创作:“以创新的戏剧与散文赋予生命中那难以言说的一切以声音。”

1983年,福瑟以小说处女作《红,黑》出道,四十年来主要作品包括戏剧《而我们永不分》《有人将至》《吉他男》《一个夏日》《秋之梦》《死亡变奏曲》和《我是风》等,小说代表作“七部曲”(《别的名:七部曲I-II》《我是另一个:七部曲III-V》《新的名字:七部曲VI-VII》,“三部曲”(《醒来》《奥拉夫的梦》《疲倦》)和《晨与夜》等。

声音,是打开“福瑟宇宙”的锁钥。大海,雨,或暗流涌动或静水流深的内心,回环往复与变奏的话语,或长或短的静场,一切循声而建,又应声流转。

九个故事,九段平行的人生。地铁里日复一日卖唱的吉他男,秋日教堂墓园里偶遇的“男人”与“女人”,远离城市、不期望有人将至的“他”与“她”,一个夏日出海未归的丈夫与饱受记忆纠缠的妻子……一个个无名之人,鲜有性格或背景提示,只有寥寥几笔的速写,我们在想象中描摹他们的面容,倾听他们此生的经历。我们发现,“福瑟宇宙”中上演故事,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甚至包括我们自己。

无所依凭的孤独,无法交流的挫败,无可挽回的心之所爱的丧失……生命的喜怒哀乐全然浓缩于福瑟蕴含着巨大情感张力的洗练语言中,字里行间是他对所有在时间荒原上相遇的我们所怀有的无限悲悯之情。(宋 闻)

舍伍德·安德森《鸡蛋的胜利和其他故事》：“出走”的大师笔下“出走”的人们

舍伍德·安德森是福克纳、海明威、伍尔夫、卡佛、菲兹杰拉德等人的文学引路人。他被福克纳誉为“美国现代文学之父”。海明威曾在《“迷惘”的一代》一文中直言:“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写得太好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曾称“舍伍德·安德森创造了现代小说”。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回溯美国文学的源头,可以读到海明威何以海明威,福克纳何以福克纳,美国文学何以突破叙事传统发展至此。

近期,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集《鸡蛋的胜利和其他故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出版,其中包含《鸡蛋》《种子》《未明之灯》《无始无终》等名篇。青年诗人、作家李琬担任翻译,力求呈现原作的语言风格和文字魅力。

安德森出生于俄亥俄州卡姆登镇。他早年经商,后因精神崩溃,放弃事业和家庭,离家出走,从此全身心投入写作。1916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小说《温迪·麦克弗森的儿子》。1919年,他出版了闻名于世的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紧随其后,安德森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鸡蛋的胜利和其他故事》。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自传《讲故事的人的故事》、长篇小说《许多婚姻》《暗笑》、短篇小说集《马与人》《林中之死》等。1941年,安德森因误食了一根牙签引发了

腹膜炎,于3月8日去世,被安葬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马里昂的圆山公墓。

《小城畸人》是安德森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曾入选“20世纪全球百佳英文小说”,可谓短篇小说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安德森在《小城畸人》中虚构了以故乡卡姆登镇为原型的瓦恩堡镇,描绘了小镇上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鸡蛋的胜利和其他故事》是《小城畸人》的姊妹篇,也是与其比肩的佳作。《呐喊》和《彷徨》之于鲁迅,正如《小城畸人》和《鸡蛋的胜利和其他故事》之于安德森。安德森同样将笔尖对准他熟知的由赛马场、农场、公园、小镇、大城市组成的美国,对准他熟悉的小镇上的人们,潜入他们一览无余的日常生活,书写小人物的脆弱与孤独、幻想与欲望。

安德森的短篇小说不仅极具开创性,并且“钻探到人类本性中那个更深的、更温暖的层次”,触及了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如伍尔夫所言,“带着‘忠于事物本质’的决心,他摸索着前进,达到了某种真实的、持久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境界,其证据就是他毕竟做到了很少作家做成功的事情——他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越过舍伍德·安德森先生的肩膀,我们可以初步瞥见这个世界的景象”。

安德森在《鸡蛋的胜利和其他故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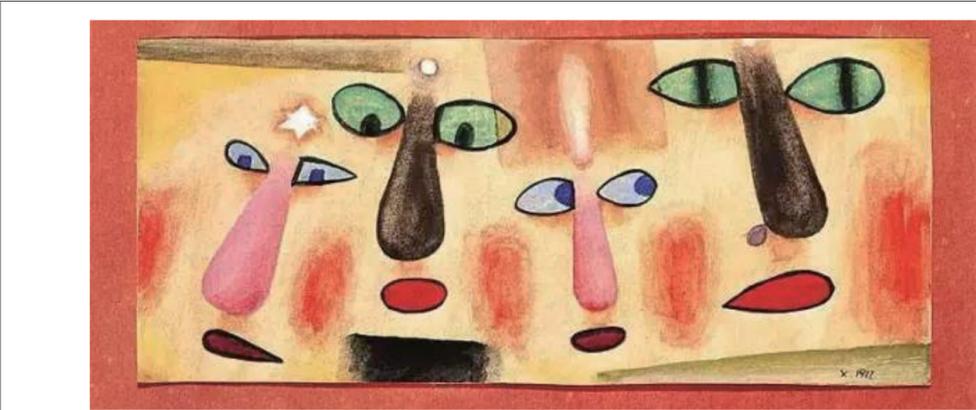
乐此不疲地书写人们的“出走”与“逃离”,他们试图逃离房子、小镇、城市,逃离禁锢着他们的观念、关系和生活:带着对情欲的幻想、对爱的渴望、对生命的不懈,女人离开家来到芝加哥,却始终无法得到她想要的(《种子》);男人在结婚前一周,无法自控地幻想着短暂逃离深爱的未婚妻,与街上报刊店主的妻子偷情(《另一个女人》);父母的婚姻和父亲沉默紧逼的性格使恐惧和孤独笼罩着玛丽的生活,玛丽执拗地想要弄清楚生活中她还不能理解的事,“离开这儿,去看看世界”的想法令她着迷(《未明之灯》);休在学院里做了六年教授,每当生活超出了他的掌控,他就不断地行走,离开屋子、走出小城、走上草原,“想要离开眼前的生活,耗尽身体的能量”(《陷阱之门》);埃尔西离开从小生活的农场,跟随父母投靠生活在西部的哥哥汤姆,她在无边的玉米地中奔跑,“她想离开她现在的生活,闯进更甜蜜的,她觉得一定是隐藏在田野某处的生活”(《新英格兰人》);罗莎琳德从芝加哥回到家中,试图与母亲建立亲密的纽带,把心中的秘密告诉母亲,但离开小镇的愿望不断在她内心翻腾,她终于抛下小镇和父母,向前奔跑,迈出的每一步都让她体会到新鲜的逃离感(《无始无终》)……

安德森敏锐地捕捉小镇上的人们漫长



生命中无数个“出走”的瞬间,他们努力摆脱桎梏,却步履维艰。人们渴望的生活仿佛被一堵透明的墙所阻隔,永远无法抵达。近处的现状令人窒息,别处的生活望而不及,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似乎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

在安德森的笔下,小镇上“出走”的人们是疲倦的人、孤独的人、沉默的人、恐惧的人、无法沟通的人,也是渴望被爱的人。如海明威所言,“安德森理解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并且深深关注着他们”。安德森在书写“出走”的人们,也在书写“出走”的自己。(顾楚怡)



阿根廷画家塞萨尔·艾拉作品《四个》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